王簡齋先生增註批點尚書

陳經曰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相為表裏撫萬邦征弗廷即詰戎兵行天下之意也立三公以下即用三宅之意也戒百官以典常作師即克用常人之意也成王尊聞行知如此其高明光大宜哉

周禮周公未全未行之書也周官成王建置訓廸已施行之書也今只據周官以解

書經讀本卷之六　蔡沈集傳

周官

成王訓廸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

周官。其與周禮不合處略之可也。諸侯只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故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方為諸侯也。

呂祖謙曰、成王撫萬邦、至周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備

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閒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既治其外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復詳其內此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書

具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是。何以覲耿光揚大烈乎。

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舉近言之也。

後代語。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治去聲。若昔大道

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之者也。惟其人一篇之要。

之世。制治、（紀綱法度）保邦、（天下國家）于未亂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之有百唐虞之前已然）

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次州牧而統諸侯者。非五等之侯伯。）庶政

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倍薄亥反。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

經邦。謂議道以置法。而有裁成輔相之規模。明道以出治。而有經綸康濟之謨略。得是理以立命者。使各止其所而不亂。具是理以成性者。使各就其緒而不紊也。

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取人以身。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

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側注此。令句對說事說。五行順布而陰陽無乖戾之虞。四序節宣而陰陽無愆伏之患。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孤亦然。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

論道者非不弘化弘化者非不論道燮理陰陽與寅亮天地又非二事也所以見公論于前孤弼于後其道相成而非有二爾。三公三少多是加官。故六卿兼之但無其

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有格天事業。）（啓沃君心涵養君德有格心體段。）（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殁召公仍為保。不別設師傅。蓋難之也。）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欲貳三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道化耳。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是用弼予一人。三公可知。）

少失照反。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

（模也。匡郭也。參贊之極功。使造化囿于聖人精神心術之中。如物之得其模範匡郭而不違也。使）

人則只為卿而已。
冢宰至司空正名也。掌邦治至掌邦土分職也。統百官至時地利任事也。然冢宰雖與六卿分掌有司之事。然不若司徒而下。但掌一事而已。蓋冢宰為六卿之首。故兼總有司之事也。
司徒掌養民教民之事。獨言教者取其重者言之。猶宗伯掌禮樂。而獨言邦禮也。

天地之心徧于萬物庶事無不得所。是即寅亮天地也。
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如人能弘道之弘。
三公兼之。餘卿或兼或特命。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則有倫有要有綱有紀。咸得其序。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則或遠或近或多或寡。咸得其正。是之謂均。
教禮政刑之屬。莫非治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非人人而稱量之。大輿之為大。
小輿之為小。所居至易也。
順其自然而道之。即舜典在寬之意。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

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廟官之長。不言司者。尊宗廟。崇禮也。兼幽明而舉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

見王者用師之本旨。

統六鄉六遂之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

平居聚衆則蒐苗獮狩。咸屬其教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咸屬其指麾。由是行九伐以誅殘賊。肅將四征以靖禍亂。所謂平邦國也。

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無事則寓兵于農。固政所從出也。有事則用以征伐而正彼之

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

凡居王土者皆有職。則各以時致其利。故工之飭材。成此利也。賈之阜貨。通此利也。皆土物也。皆邦事也。無不作而食者。

治莫先於教化。故司徒次冢宰之後。教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化之而不率。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可安居。

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强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民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設刑本意。窮也。暴亂之本。姦慝之著。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邦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掌空土之官分。畫空土以待臣之受封。士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廛。凡土之未授者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徒司馬。陂澤之灌溉。土壤之膏腴。皆地利也。江河之徙移。昔濟今決。陵谷之遷變。昔高今下。隨時而權之。則地利可盡。故不曰興地利。而曰時地利。指當時言。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

故以司空終焉。天地春夏秋冬六卿、雖不必專主一方之官。各司一時之事。亦是倣唐虞四岳羲和四子而為之。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
民
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

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于未出令之先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公則一致。私則萬殊。誠服之謂。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

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遏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後世語後世事）。議事以制（即所學之成法）。政乃不迷。（然好古而不免）其（好異則又不可）。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四字古奥）。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學者應事以理。不學者）。蒞事惟煩（應事以才。理不明。則事多而不勝其煩。）。

蓄勑六反。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謬也（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故議之。）。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蒞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

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一前一却。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失之不及。失之過。）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有古不知所以制。有常不知所以師。）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令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

無志安得勤。不勤則志亦虛。

法之弊。至於此哉。一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大臣也。

志所以極高明。無志則卑陋而已。

勤所以致廣大。不勤則淺近而已。

朱子曰。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事之賊也。

非後患也。乃後易為力耳。

斷都玩反。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事之所成曰功。

職之所務曰業。

句法。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

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

實有得于恭儉曰德。以聲音笑貌為恭儉曰僞。

論學佳語。

勞日拙 載作代反○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儉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亦通

居寵思危[指祿位]

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妙旨][此畏字從危辱之禍言]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失者以寵

欲其效虞廷之九官濟濟相讓也。

利爲樂。所存大不同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庬。

卿士之屬。師師濟濟無忌克無乖爭也。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推通回切。庬莫江切。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先儒謂此命為成王真得實造之學。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以位言　以職言　期于永久也

辟必益反斁音亦○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六官仍古三事之職　六卿之屬

君陳

鄭康成以為伯禽弟非也。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

無。古文、有。

商民難化。由于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

令德之實。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

詳見湯誥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

即周公之舊所司也

申明提撕使人心孚開曉而無扞格不入之患是即所以發明而光大也

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亟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

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擧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擧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廹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迹也

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之無如凡人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

庶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艱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

出上之意以達之下入下之言以達之上

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已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宣上德意明示於衆非欲臣之譽已也欲君陳當

謀猷以見之設施庶幾君蒙其歸美臣遂其良顯耳

猶言人臣

言其善

言其善之昭著也

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宏之者。繼前人之政。苟且因循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力量不同也。以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式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遵行其法即是闡）

周公丕訓。（揚而大之。非君陳莫大乎周公也。）**無依勢作威。**（細看。儘難。）**無倚法**（制）**以**（句法。）**削**（行刻之政。）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恭反。○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

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從中乃所以從君。

辟昆亦反。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

之中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

乃辟。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如不孝不友之類。）（如僻言性行若少正卯之類。與敗常兩樣。）

狃女九反。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

（從容以待其化。）

無求備于一夫。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必有忍。

太王之于狄。勾踐之于越。忍也。湯之于葛、文王之于昆夷。容也。二字相近而不同。

一篇綱領

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有委曲化導之意。則政訓可以漸入。風俗可以漸移。故曰濟。有萬物一體之量。人已兩忘。賢愚一視。故曰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方　善于　表厥宅里　殊厥井疆　已進于善　倡　鼓舞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

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風俗醇厚。俗之大道。人君之福也。天保報上受福之詩。而歸之羣黎百姓。亦此意也。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

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見召公危疑之際區處之密君奭周召相重在師保此篇召畢相重在率諸侯

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頓托之言淵與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無殁猶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太保是三公官畢毛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餘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天子之疾曰不懌又曰不豫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盥手 洗面）相（正王服位之臣）被冕服憑玉几洮音桃頮音悔○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在西安府朝邑縣）伯彤（在西安府華州西南）伯畢（在長安縣名高陵公為東方諸侯之伯）公衛（在河南衛輝府淇縣）侯毛（路史云在晉昌府秦州未知何據）公師氏虎臣（王肅曰羣士也）百尹御事召直笑反芮如稅反彤音全○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

三卿。舉其爵。見其以本
諸侯入為卿也。天子
三公。以卿為之。不別
置人。高官兼攝下司
者。漢世以來。謂之領。
朱子曰。芮伯彤伯衛
侯。是三孤。

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名鄭太保畢毛。三公兼也。繼周公為太師 以諸侯入為太傅 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名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名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

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自友邦之修治。以至西土之怙冒。自東征之撫綏。以至蠻貊之率俾。教養之效。無遠不及。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如居依于棟宇。食依于畎畝。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是將迎布奠之謂。

須知

侗音同。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

即上所集之大命。

即上奠麗陳教之大訓。

此成王反本窮源之論。

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音昭。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此成王身親歷驗而熟思長慮者

然所

以主之者心也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之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

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王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治事之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還音旋。綴衣。幄帳（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樂懸也）。東首（反初生也）寢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書姓書名謹之也）**。俾爰齊侯呂伋**（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有營邱城）（書國書爵殊之于大夫也）**。以二干戈虎賁**

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所以正名未成君也　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　初喪未爲梁闇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

必宿衞之臣

王崩太子必在側本在內也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于衆

以下皆欲傳命布設之事。

牖戶之間，是以地言，以屏置其地，因亦名屏為扆。以所畫之色言則曰黼扆，以所畫之形言則曰斧扆，以天子所倚立而言則曰負扆，以天子之位而言則曰當扆而立。

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下云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此所命士多非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

山虞匠人之屬

不言命，省文也。

狄設黼扆綴衣。扆，隱豈反。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先几席。

之乎扆地故曰黼扆

牖戶之間謂之扆，謂牖之東、戶之西，以白黑畫屏風置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莫結反。此平時見羣臣覲

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竹枝字當乙。爾雅曰。桃枝四寸有節。疏曰。竹相去四寸有節者曰桃枝。

由內而外。

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小虫取其甲以飾器物。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蚳。以白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飾几謂以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當為莞。莞。小蒲也。蒲有小大之異。為席有精粗之分。爾雅曰鼠莞。

纖細似龍鬚。可以為席。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

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竹初萌生謂之筍。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次器物。西序二重。東序二重。寶聖言也。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皆九寸。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鄭云、華山之球也。王肅曰、東夷之美玉。「雍州所貢。玉色如天。寶神物也。三項供文事。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

四項供武備。

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

房。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寶刀也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鄭又云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言大小如車之渠也）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

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賓階阼階之面則南向自內而向外。）（次輅與綴輅相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右塾左塾之前則北向既在門內故自外而向內先輅與大輅相向。）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不輓以革漆之而已）次輅象輅革輅也（輓之以革漆之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衞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

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為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乗所衛。以起嗣王之追

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主階也阼猶酢也所以答酢賓客

謂轅向南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

次侍衛由外而內。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

在階兩廂

各二人故四人

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祇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追慕前王。繫心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從近向遠。

戺鉏里反。戣音逵。○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

殯遠。故使士爲之。

立堂下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去

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

棱也。立在堂下。近于廉棱。立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去殯近。故使大夫爲之。

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

鄭云序內半以前曰堂。此

立于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也。

堂上之遠地也。

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罵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袞冕也

自此始稱王

袞衣之裳非獨黼也以黼有文故特言之

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

色公大夫

隮牋西反。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

蟻虫色黑裳色如蟻故名

上列儀物。先西後東。以成王殯在西序。象生存也。此肅儀衛。先東後西。以康王位在東。敬嗣君也。

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平日之班次）○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祀。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鎮圭也以明正位為天子也）上宗（猶太宗也。变其文者。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持之以升）由賓階隮御（奉之以進）王冊命（即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

冊命中。必述成王命
畢台之因。載頋命之
辭。史略前之已見者。
而獨載此口陳語也。

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君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

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末定之辭

即所以嗣訓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

三酹酒于神坐也

一酹酒則一奠

爵三奠爵于地也

饗福酒也

咤陟嫁反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

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告成王已傳顧命也）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以其傳先王之命也亦以明為後也重師保也）酢疾各反。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嚌才詣反。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候**。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殯宮稱廟鬼神之依也

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此朝會分班儀也諸侯西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之）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代周公為東伯則畢公乃太師也）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即馬也）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實外朝所在傳寫誤耳）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

西。呂公主之。呂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廷實。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宜嗣前人之德。是令爲天子。無所嫌。故受其禮。答拜自許與諸侯爲主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

朝覲享禮與常禮不同。

此朝會合班儀也。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

羑里之囚。厄孰甚焉。于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于文王

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以動足）進相揖（太保揖群臣。群臣又揖報太保。使俱進也。）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不忘本也。）

冢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

也。故曰誕受羑若。蓋以文武之所成就。自憂患艱難得之者告之。說本呂祖謙。與蘇氏相近。

羣臣所言。君道之大用。

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武曰。羑若。卽下文之厥若也。羑厥。武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

不弛其備。不輕其事。

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名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名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

惟予一人釗報誥。（諸侯戒我我故以誥報之）報誥亦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

王所言君道之大本。

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薄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

大而無外。均而無偏。

心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

心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于信。

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下。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顧念而不忘也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

朱子亦主蘇氏之說
而答潘子義則又未
嘗專主蘇氏詳見彙
纂

亦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令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

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

或問商之代夏去唐虞未遠而湯之得民不聞有誥諭之勤至周之代商自后稷公劉至文武成王之時商民未愜尚煩諸書之訓而世變風移僅見于三紀之後其遺風猶未殄何也曰三代子孫惟商多賢君故其德意在人久而不忘雖王澤既斬之後猶有一綫之微在也

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

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周公之處商民。殺之不可。用之又不可。於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得不有激厲之方。以一新其耳目。為永久之計乎。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畢公成就之。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信哉。

釐。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蓋虞廷欲並生哉之意。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命以繼周公之治。非徒代君陳也。

大臣所居也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

古者封諸侯命德賞功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

洛都總名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處之下都。則保釐

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

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遷殷在成王時。然輔成王化殷。即是尊文武之成烈。故揔以左右先王言之。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

風移矣。未若俗革。則舊染之習。無毫髮之存。而治始可保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即下文旌淑彰善之事。

慝惡皆知畏慕。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

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不稱其成德者。貫穉耄而不息。不稱其揔大體者。一小大而無間也。大臣元老。風采可想。猶云法言。指康王之時。

懋。懋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太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

洛都乃京畿所在。而與下都頑民相鄰。畢公一面旌別以化之。一面固封守以防之。易曰。重門擊柝。以禦暴客。又曰。王公設險。

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就祖廟中行册書之禮。是也。

非國家之大事。不敢勞周公於曩時。非周公所當任。不敢勞我公於今日。

一節之綱。

令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屈公以行也。

句法妙。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三句旌淑也。教釐也。美我之盡也。

別慝也。以保爲教釐也。仁之至也。

正經界。

謹封疆。

癉多旱反。守舒究反。○淑

以守其國。否則、疆場不戒。以啓戎心。誰之咎與。

申畫三句、承上文推廣言之。

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而病、其爲不善者。以樹立爲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物偃於彼聲振於此響應於彼。）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政

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恒胡登反○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

具于理而無不足○ 簡而不至于有餘○ 相隨順之意

辭之不完具則未能指趣○達意而理未明○ 完具而不已則爲枝辭衍說

洛邑所遷、想多世祿之家。

真德秀曰、放心二字、始見于此。

以告畢公者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鮮上聲悖蒲沒反。

後世語、後世事。

禮乃人心所同得、故曰德。

禮命于天、故曰天道。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

舉此見例。

心肆、心佚、心傲、心浮、皆放心也。

一言不及刑。允矣刑措不用也。

侈枯爪反。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惟艱**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

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同然。

也然。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須知不是調停之術。化愆舒于彰癉之內。神機權于因俗之間。威之而無憎之心。寬之而無縱之意。剛柔合于一道。而渾忘其迹也。

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惟周

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則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廣期之。
昔有升降。今無不洽。
昔由俗革。今無不治。
遠期之。
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

殊厥井疆。非洽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洽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公其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

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

訓其成式惟乂聞音問。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吕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汲汲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以歷三紀周公君陳所未及化者今仰成畢公則似為難故曰弗克

以世變風移一二頑民所未盡化者今仰成畢公則又為易故曰民寡

即成終也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

朱子語類、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意何如、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
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舜止一語、而君牙多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之

君陳、也。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銘者名也、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子。嗣（不欲其絕）守（不欲其失）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

典刑文獻在焉。孔子所以采而錄之。

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也。弘敷者、使民曉然明乎典常之理、而知所趨向。式和者、使民怡然安于彝則之內、而

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秀句。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

以其常行不可易而言謂之典。

式和民則。

以其截然不可越而言謂之則。民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

無所乖戾。體此典則于身而無反無側。曰正。存此典則于心而不偏不倚。曰中。

司徒掌五典、亦大綱耳。安養之事、亦是教中道理。

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必得此然後可進為克正克中之民。

看重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

文王之謨。非以陰謀取天下。但知積行累功。而天下自歸之。故曰丕顯。武王之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行累功。而天命人心。自有不可却者。初非計其功之至此。故曰丕承。此其所以正而罔缺也。

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

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

太僕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而二孔以為太御之官

須知僕臣正其事在立政其本在無逸

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

冏俱永反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

漢世禁中侍衛、亦皆士大夫出入起居、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

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心動貌

悚惧也

愆之既往者。思補之于終。愆之未形者。思禁之于始。

怵勑律反。伯冏。臣名。穆

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自其質之生知者言

自其德之克于極至者言

左右交修、近臣之職。而內外交養、亦聖人不已之誠。

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皆與有職焉。

漢諫大夫議郎博士、與郎官常從得三代餘意文武無過可諫。故云承弼。以承順爲主。帶言匡救。穆王以規過爲重。故言之不同。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發之以爲警戒之謂號。施之以爲法守之謂令。

從才用反。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愆謬是過之形乎外。過之存乎中。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

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性情。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救過于無間之時、易為力。救過于已發之時、難為功。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

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令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君之所不逮。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此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

漢世驂乘之官每用天子素所倚信之人亦得此意。

惟吉士

便昆連反辟匹亦反。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擧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

妙旨。

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爲其有極至。

義利之辨。捨人才而論貨賄、漢唐近習之病在此。穆

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

僕臣在王左右朝頒問故云耳目之官

汝無昵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

峭語。

王以此爲戒。亦周德之衰乎。

玩永字、雖后德已盛不弛格心之功、即君志不終、不替糾繩之力。必使吉士在側、不使憸人在朝。不以終始久暫異致。方可言永。

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並不及承字。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舜皐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呂刑

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

此百年是從生年而數言其長壽也

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歟

猶唐稱晉荊稱楚商稱殷

先序書名後序事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穆王

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擒殺之。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而漢孔安國有九黎之君號爲蚩尤之說。鄭氏曉駁之。詳見彙纂。

朱子曰。呂刑一篇。穆王如何。說得散漫。直從蚩尤苗民爲始作亂道起。

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黷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領下十節。

管子曰。蚩尤采盧山之金。作五兵。

字法。

蚩充之反　鴟處脂反

○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鴟梟陰類

晝伏伺物而動。得時而張。故以比盜賊。

勿誤認作古之五刑。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

而非法

語工

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劓牛例反刵而志反椓竹角反黥渠京反○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之也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棼敷文反又音紛○泯泯

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

刑期無刑故其治為馨香

昏也。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元惡大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乃命重黎絕地天

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

神本無通于民。與之自下。故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

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

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指諸侯

指民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眇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天地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

威非德則威褻而民玩明非德則過察而民益巧詐以欺上。

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

遺孽餘種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明目達聰無纖毫壅蔽之謂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不怒而威無思不服

不察而明無隱不照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

人心不正有土安得而居有穀安得而食穆王所以首言伯夷

典禮而曰折民惟刑可見刑禮是二是一

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爲之主名如揚州山曰會稽川曰三江之類所以辨疆域也

德者刑之本。中者刑之用。二字一篇綱領。

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按皐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命皐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

裁斷之義

輕重適當

明刑而曰以教祗德可見刑德是二是一

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蓋吝（耻也）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

德威德明則恭己於南面者。皆和氣之流通。而君之德容可想也。恤功成功則亮采於北面者。皆精白之昭著。而臣之德容可想也。君臣合德。

死生壽夭之命。天所以制斯人者。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

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

法之內。一毫不以意輕。法之外。一毫不以意重。輕重各如其法。所謂訖也。

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慎刑之至。畏刑之至。

典獄之事。天實臨之。天德克于我。則天之元命。自作于我。配天澤。享天心。皆我

也。念念知有天。且知天在我一心中。斯爲得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

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五刑五用天討也雖君不得而與司是柄者非君之牧乃天牧也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捨皐陶而監伯夷探原之論

就民之邪思言曰折就民之真性言曰迪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

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

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
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
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
以啓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
凡人犯一罪。必有一種情詞附于其間
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
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
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
蠲貨。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
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

當畏而畏。所以成剛之德。當休而休。所以成柔之德。畏所當畏。民皆惧于為惡。休所當休。民皆樂于為善。不犯于刑。相安無事之天。所以成正直之德。乃所謂日勤也。

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非得情而喜。乃以不弛其職自慰也。

敬者。勤之本。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

至命。當為至善之命。

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

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獄吏以不遺支黨為忠。以多逮廣繫為利。故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祚之長短。皆寄於此。度者。度之以己之心。勿惟人言之所指者。即逮之也。度之以彼之情。勿惟己心之所疑者。即逮之也。兩造非偏辭。師聽非

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二句用刑本意。）在今爾安百姓。（安民故曰祥刑。）何（當者）擇非人乎。何（當者）敬非刑乎。何（當者）度非及乎。（三句用刑綱領。）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所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上文所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此所當逮者不可闕一人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五辭簡孚。（此情法相當者。）

偏見。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合下二節、聽獄之節奏。

以此情辭質正于刑書。當于何等刑加之罪便用五刑也。

此情法不相當者。

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過而未麗于法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非免釋之也。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

文卷也

證佐也

所供之辭與所告之辭簡核之而符合。皆可信也。

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于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謂覆審因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

五刑五罰之疵可以類推。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察之盡其心。治之盡其力。

是矜恤善良。不是貸免惡人。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罰之。是故入也。不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宥之。是故出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

包氣色耳目。心在辭。則情在貌。不服相須。于此稽之。不得遁矣。

俱也。上文所言。皆敬天威也。

刑乃天之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

古人贖罪皆用銅、此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此節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獘。亦可推矣。

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

截于法謂之刑。加于人謂之辟。

上下比罪。吏易因緣爲奸。僭者。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者。辭本直。乃亂而爲曲。

屬三千。此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然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古者任人不任法。故下文云云。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無僭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令不可行。之法。而强比附。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爲得之。鍰胡關反○墨。刻顙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

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

○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剕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

此節用刑之權變。

題。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殺人者死是也。誤殺是也。鬭毆不死是也。謀殺是也。以爲多少。先後有序謂之倫。衆禮所會。謂之要言歸于至當也。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闢地立君之國。用輕典。刑篡弒叛逆之亂國。用重典。刑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輕重

以其民未習于教也。以其化惡伐滅之也。常行之法也。

自節首至克之言折獄用法也。辭之實者。屢訊屢鞫。前後如一。欺罔文飾者。雖巧于對獄。其辭必有差于此察之。不從其偽辭。乃所以從其真情也。
獄成四句。言結獄奏案也。

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

經者理而已矣。

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

佞者服其口。不服其心。

良者求所以生之也。

罔其犯法。

謹于用法。

問理之時。

權度也。

擬罪之時。

獄成是一時。

輸是一時。

備有并兩刑（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于上）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謂結案時）於下而民信之（兩爭者皆心服也）獄輸（謂奏案時）於

上而君信之（君上無違異也。）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獻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體上天相民之心以敬刑而使我之相民亦與天無二是有以替天之所不及也）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俗云一面之辭也）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一以虛一實）無或私（明知其虛而舞文弄法圖）家于獄之兩辭（字法。利之嚮）獄（得）貨非（所謂）寶惟府辜（精刻）

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

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取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

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語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

胡安國曰詩降於黍離書止於文侯之命於是春秋作矣呂祖謙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國乃世道升降消長之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不至於春秋戰

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明而升

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以至於亡。法語舊典。雖云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間矣。

于上敷(布而)聞(于)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文武之臣也)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安也。如邦之榮懷之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

求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強。

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絶。純。大也。絶其資用惠澤于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令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

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完于破殘扞之後我于艱禦于之時侵侮以濟難。若汝予嘉。上

扞侯扞反。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因武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

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

王略未復。而功已報。

大讎未報。而兵已罷。

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

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

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周之所以終於東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弒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

春秋之初。費自為國。隱元年、左傳曰、費伯帥師城郎。後為季氏邑。伯禽時。費決非魯地。但魯為方伯。費在屬國之中耳。

一時禦敵。雖未足以盡魯侯之美。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于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

其忘親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費誓

費（蘇氏費在東海郡今山東兖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地名淮浦之夷（今屬江南鳳陽府泗州）徐州之戎並起為寇魯侯承王命以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

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徐退山曰語語實寫淵塞古奧其氣勁崒蓋西周之文亦見魯開國氣象合觀文侯之命東周氣弱甚矣

器械嚴整想見士氣之精明

敹音聊敿音皎

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一句提明征徐戎是主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魯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之歎而敕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

字法

善敹乃甲冑

以蔽體

敿乃干

以扞禦

無敢不弔備乃弓矢

敵在遠則用之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敵在近則用之

無敢不善

敹速條反敿舉

上節師未出。此節師已出。

天反。弔音的。鍛都玩反。○敹。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敿。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厲。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古者甲用皮。敹穿徹之也。謂甲繩有斷絶。當留穀理穿治之。

紛如綬而小。繫于楯以持之。以為飾。

今惟淫（放）舍牿（牢之）牛馬。（以載軍儲。以供車戰。）杜乃擭。（以捕虎豹。設機穿地為之。）斂乃穽。（以捕小獸。不設機。亦穿地為之。）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牿音谷。擭胡化反。斂乃結反。穽疾郢反。○淫。大也。牿。闌牿也。擭。機檻也。斂。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闌牿。大布於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闌牿之牛馬。則有常刑。此命軍在所之居民也。

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屛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句法。）

馬牛（因牝牡相誘。）其（或）風（逸。軍中薪炊之）臣妾（其或）逋逃。（戒其本部。鎮之以靜。勿亂行也。）無敢越逐。祗復之。（戒其他部。招集散亡。無匿姦也。）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戎車甲士三徒七十二外有餘子二十五人所謂臣妾也）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鄉為正遂為副、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亦然、

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為侯伯監七百里內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齎持。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楨榦芻茭非遠國所

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謂三鄉也、益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

攻城築土為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

不定之辭、法書既無定名、臨時以情輕重。

字法。

峙文理反。糗去九反。楨音貞。芻憁俞反。茭音交。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

熬米麥也、熬使熟、擣之以為粉也

能自齋。故責之魯人。

周孝王封非子于秦今秦州也

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爲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

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在弘農澠池縣西因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猶本要也首之爲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鍊語極精工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私意有毫末之未克則受責必有毫末之齟齬縱弗違之迹不見于外而隱之吾心終莫掩也

胡安國曰書取穆公悔過主于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于懲惡其詞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書終于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强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車鄰附見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見春秋之筆于秦每人之以尊周也而天下之勢駸駸趨于秦夫子早見其

幾矣。邵康節曰夫子定書。以秦誓終。知周之必入於秦也。徐退山曰秦誓真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沉渾之味。雖列編末而簡奧淵深。自是周初文字。

哉。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中歲月侵尋而不知已老矣

譬人欲而不忍割俾天理而不肯進從而度日汩沒于盤遊安樂之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調法似周雅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

為我執古義

予之所欲而反忌之

指今事為我言之

則罔所愆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令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
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
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己
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
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番
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
巧言変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為其所奪故曰易辭
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
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諞毗俾緬二反○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

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斷都玩反。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獨立無用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又必左右阻遏千慮

百圖君子能自其心方厭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媢。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

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即指子孫黎民）之杌（如木架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曰由一人（之不能容者）。邦之榮懷。亦尚一人（能容者）之慶。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書經讀本卷之六終

廿六